

吴敬梓之

悲欢沉浮录

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，……
是全椒县的吴敬梓。

金厚钧
著

作家出版社

吴敬梓之悲欢沉浮录

王郁昭题 

金厚钧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吴敬梓之悲观沉浮录 / 金厚钧 著.——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8.9
(新纪元作家文丛之三)

ISBN 978-7-5063-4239-1

I.吴… II.金… III.长篇小说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539.23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013162 号

书 名: 吴敬梓之悲观沉浮录
作 者: 金厚钧
出 版: 作家出版社
发 行: 作家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: 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 (邮编: 100026)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丛书统筹: 郝振省
责任编辑: 李明宇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国文策划: 沈 鼎
印 刷: 安徽长江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: 880×1230mm 1/32
印 张: 21 528 千字
印 数: 0001-1000 册
版 次: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063-4239-1 / I.568
定 价: 58.5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调换。

序

李汉秋

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聊斋志异》、《儒林外史》、《红楼梦》是六大古典小说名著，在中型以上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都是列专章的一流作品。其中，《儒林外史》的作者吴敬梓最有幸，也最不幸。何以然？

所不幸者，近几十年来在六大部中《儒林外史》最受冷落。1935年鲁迅就叹息当时的人不懂得《儒林外史》的伟大；而如今，《儒林外史》甚至被一些书商逐出“六大部”之列，连知道《儒林外史》和吴敬梓的人都越来越少！

所有幸者，六大部中的大多数，连作者伊谁都没有定讞，至今都争议不休；即使姑且定为某人，也缺少翔实的传记资料文献，以至于出现一些捕风捉影、牵强附会的臆说。吴敬梓的著作权则早就确定无疑。我们应当感谢他的亲朋戚友，他们为这位伟大小说家留下十分翔实而且丰富的文献资料，藉此，我们不但可以编纂信实的吴敬梓年谱、传记，而且可以描绘生动的吴敬梓音容笑貌。此非大幸欤？

本书作者金厚钧君，在全椒吴敬梓纪念馆长长工作了十六年，收集、整理、研究了十六年吴敬梓的文献资料，也积累了十六年的深深感情，充分发挥吴敬梓“有幸”的优势，创作了这部《吴敬梓之悲欢沉浮录》，意在“让我们这些世人多少知道一些他的伟大，也多少把目光能向他身上投注一点。”

纵观吴敬梓的文献资料，我们可以勾画出他生平的轮廓：吴

敬梓(一七〇一~一七五四),字敏轩,安徽全椒人,中年移居南京秦淮河房后,自称秦淮寓客。因以“文木山房”为书斋名,人称文木先生,晚年自号文木老人。他出生在一个“家声科第从来美”的世家,曾祖吴国对是清顺治十五年的探花,由翰林院编修做到侍读,提督顺天学政,“兄弟五人,四成进士”。祖辈中,吴晟康熙十五年进士,吴昺康熙三十年榜眼,吴早、吴昇亦是举人,祖父吴旦以监生考授州同知。其父吴霖起是康熙二十五年的拔贡,只做到江苏赣榆县教谕,一生不得志,家道趋于衰落。

吴敬梓十三岁丧母,十四岁随吴霖起到赣榆,其后常来往于大江南北。到二十三岁(或谓十八岁)考取秀才,十九岁得长子吴烺,二十二岁随罢官的吴霖起回到全椒,二十三岁吴霖起病逝,从此他独担门户,生活面临一个转折。他从蓄意侵夺祖遗的近亲身上看到了劣绅贪婪残暴的本性,用鸱鸢之凌弱比喻他们的欺凌;再从生活帷幕被掀开的这一角观察社会人生,看出了宗法家庭的痼疾、功名制度的弊端、伦理道德的沦丧、人情世态的炎凉。年青人单纯而和谐的精神状态被打破了,不满和愤慨采取极端的形态表现出来,由愤世嫉俗激而为纵情悖礼,放浪不羁。这种愤激就是由对丑恶现实的强烈愤恨激射出来的叛逆情绪。此后几年,叛逆情绪随着接踵的不平事而日益增长,祖遗财产也随着叛逆情绪的增长而加速散尽,封建势力跟他的冲突越来越激化,“乡里传为子弟戒”,他被封建长老视作叛逆瘟疫的传染源加以防范排斥。他不屈服,不妥协,三十三岁时怀着“逝将去汝”的决绝情怀,愤然离开故土移家金陵。

从全椒到南京,仿佛涓涓襄河汇入浩浩大江,生活向他敞开广阔的天地,他的思想也随之恣肆汪洋,向纵深发展,解剖的利刃由家族移向社会,思想的触角由个人命运扩至士林前途,对朝廷功令、势利习俗,逐渐由抵触发展到抗拒、批判。乾隆元年(一七三六)春,他没有应安徽巡抚之荐到北京参加博学鸿词科的廷试。此

后他索性连诸生籍也放弃掉,再也不参加乡试、科岁考等一切科举考试。常往来于真州、扬州、淮安一带,也到过苏南的溧水、高淳等地。四十岁前的生活和思想在《文木山房集》中都有真切的反映。大约就不赴廷试的前后,他挥动如椽巨笔写作《儒林外史》,表现了对不良士风、人性扭曲的尖锐批判和对理想境界的探索追求,到乾隆十四年(一七四九年)秋之前已基本成书,他还不断修改,一直到乾隆十九年(一七五四年)客死扬州。

本书作为传记小说,忠实于吴敬梓生平的基本阅历。既没有杜撰打斗的情节,也没有以情爱为中心线索,更没有渲染传奇的色彩,而是致力于写出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吴敬梓的人格魅力。这种立意和目标是很高的。

金君谙熟全椒的史乘,着力写以吴敬梓为中心的吴、金、叶、陶四家族的生活状态,写得得心应手。全书四部,前三部都是写吴敬梓从十三岁至移家南京之前的生活,即重在写前半生。在《儒林外史》里,以吴敬梓自己为原型的人物杜少卿,直到第31回快移家南京前夕才登场,登场之后的小说后半部,写杜少卿和与其相关的情节,基本上忠实于吴敬梓原生活的时间顺序,带有纪传体小说的纪历特征。但《儒林外史》写杜少卿,着重在移家南京后的活动,对他前半生的生存状态没有正面描绘。金厚钧的小说恰恰重在写吴敬梓移家南京前的前半生,从这方面说,它对《儒林外史》是一种补充。

金君自谓“我在全椒生活了大半生。虽然他(吴敬梓)离去已二百多年,但无论是风俗、语言、习惯、人情世故……甚至风物地貌,处处还是留有二百多年前的印记,所以我才敢于提起笔来写全椒这个吴敬梓。”“书中不仅写了人,写了事,并且对于全椒这一块,也写了很大篇幅,如历史掌故、民风民俗,甚至地方特产等等。”确实金君写全椒一带的民情风物甚细腻传神,颇有风俗画的韵致,请看本书开头少年吴敬梓与吴槩的随从二稚子的对话:

(吴敬梓)问：“你不和你家少爷一阵，跑这儿来冲魂啊！”

二椎子伸手用五指做了个鳖爬样道：“我骗你是爬爬子。
……”

“你要日白我，回头搵你嘴巴。”

……“骗你我就是瞎狗钻茅厕，自找死路。”

这里的“冲魂”、“爬爬子”、“日白”、“搵”、以及歇后语，都是全椒一带鲜活的语言，相信乡亲们读来会倍感亲切，外地读者也乐于闻到吴敬梓家乡乡土文学的气息，乐于感受《儒林外史》的余韵。

北京奥运之年于“鸟巢”“水立方”南侧

谨 以 此 书

献给吴敬梓诞辰三百一十周年

目 录

序	李汉秋(1)
第一部 三河少年志卓萃	(1)
第二部 往来江淮北复南	(221)
第三部 天崩地坼身独担	(373)
第四部 暖足贯饼奋著书	(511)
附录:人物表	(647)
跋	朱万曙(655)
后记	(658)

第一部

三河少年志卓萃

时在康熙五十一年,农历壬辰年,公元 1712 年。全椒县。

“少爷,外面有人找你。”茶馆跑堂来才说。

“哪个?跑这儿来找我?”少爷吴敬梓有些不耐烦,迟迟疑疑不想站起来。跑到东大街这个茶馆听大鼓书都能找了来,这人到底是哪一个?看来还要防着一点才是。敬梓想想还是极不乐意地站起身来,从许多茶客的人头顶上向店堂外望去,他一眼瞅见是五公府里桀少爷跟前的随从二椎子,鬼里鬼气远远向他直招手。

“这个坏种!”敬梓少爷笑骂,本事真不得了,就连在这儿,他也竟然能找了来。敬梓想想又坐了下来,再想想又生疑惑,还是离开了桌面,绕过几张拥挤的茶桌走出店外问二椎子:“你不和你家少爷一阵,跑这儿来冲魂啊!”

“我家少爷叫我来找你,说柳老爹的柴船马上回石沛,他在候你一同搭船去红土山呢。”

敬梓朝店外四周张了又张,道:“你在日白,我怎的没见他人?”

二椎子伸手用五指做了个鳖爬样道:“我骗你是爬爬子。我们家少爷这咱正在拖板桥河埠头候你,柳老爹的船就停在那里。”

“你要日白我,回头搥你嘴巴。”

二椎子一脸委曲道:“我骗谁也不敢骗少爷你啊,骗你我就是瞎狗钻茅厕,自找死路。”

敬梓少爷瞅着他这个屎样，便回过头去招呼来才，谁知来才已到了跟前，问道：“少爷你这就要走啊？”

敬梓少爷从大褂荷包中掏出一块散银递给来才道：“今儿没带零钱，就这个给你。”

来才一见满脸都笑，连说：“多了多了。”伸手接过银去。

一旁二椎子叫唤起来：“呔，呔！眼珠睁大了看好，这里足有二钱银呢，快去柜上找来。”

来才也不理他，直着在背褡子里掏来掏去掏出十几一二十个铜钱来。二椎子便吵吵道：“你七蒙八蒙蒙谁啦你？就找这几个臭钱你糊得鬼啊你，快把银子还了少爷。”说着一手扯住来才不丢。

“你少来！”来才边挣边嚷：“少爷给钱，干你屁事！真是狗揽八泡屎，你吃不了管的倒宽。”

少爷对来才说：“你自把银收着，也不要找钱了，留着下般我再来。”

来才听了，鼻子朝二椎子哼了一声，瞪了二椎子一眼道：“人模狗样的，算老几啊！呸！”说完一溜烟跑进店堂去了。

二椎子咕哝道：“真便宜了这狗日的东西。”

二人到拖板桥河埠头，果然靠着埠头泊有一条空船，但却不见槩少爷人影。两人瞅来瞅去，却在远远的仙鹤巷拐角处，见吴槩少爷蹲在地上一门心思正瞅什么哩。二人跑去一看，原来是两群蚂蚁正乱纷纷地咬杀得不可开交，黄黑双方正杀得昏天黑地，又各有成队的援兵不断涌上前来，已经杀得连蚁尸都抱成了一团团，却总看不出有胜负和罢歇的时候。三个人瞅来瞅去，到底瞅不出什么结局来，还是槩少爷先站起身，伸了伸弯酸的腰。

吴敬梓也直起身问：“不是说去红土山吗？去不去啊？”

吴槩说：“等柳老爹呢，他上街买些东西，一会就回来。”

二椎子到底也直起身来说：“真弄不明白，好好的不行，干吗什事不为，你杀我我杀你，杀得一身劲？”

吴槩少爷说：“说你缺脑子吧，一点不错。你也不好好想想，蚂蚁也和人一样，越是没有事，越是快活，越是要我杀你你杀我杀个没完的。”

“还是不懂。”

“回去好好问问你爸，你妈，问他们是不是有闲空吵窝子打架，杀过来杀过去的。”

“怎会哩，一年四季的种几亩田，有时整天累得连爬上床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哪还有什么闲功夫吵嘴打架。”

“这不就是了么，所以人是不能快活的，快活狠了，就像这些蚂蚁一般，到底要撕杀起来哩。”

看着二椎子似懂非懂的样子，槩少爷也懒得再多说什么了，便和敏少爷讲去红土山的事。

一想到已很长时间未捞到去红土山老舅家，吴敬梓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可是随即又快活不起来了，迟迟疑疑道：“这事恐怕得禀过了老爷才行。”

“嗨，老爷去了扬州，哪次不是十天半月才得回来。”吴槩说。

“至少也得禀过母亲才是。”

吴槩一听，不禁笑了起来，说：“到舅舅家去，只怕婶娘高兴还来不及哩。”

“讲总是要讲一声的。”

“没事，回头船过你家门口，负责替你带信到就是了。”

三人等得柳老爹买了吃的用的东西回来，便上了船，柳老爹便解缆开船。

船过探花府前石阶埠头，一群妇女正在捶衣洗裙。吴槩站在船头，冲着她们嚷嚷：“麻烦你们哪位大姐大嫂，跟四老爷府上太太说一声，今天少爷去红土山舅舅家了。”

几个妇女一齐抬头观望，也不知听明白了没有。

吴敬梓笑道：“还说负责，反正你就会糊我就是了。”

槩少爷说：“这样就照，也多在两天不就回来了吗，耽心什么。”

二

船出了县城，天地顿时开阔起来。初秋时分，风和日丽，一望无际的水稻已抽足了穗，远远的一直伸展到山边。一阵阵风起，巨大的起伏的稻浪翻滚起来，稻海中散布着一些绿树浓荫，包裹着土墙茅舍，不时地从远处还传来阵阵的狗吠鸡鸣声。北面的群山在阳光照耀下，衬托在明净湛蓝的天幕下，起伏的轮廓像刀剪似的分外清晰分明。吴敬梓一人一直坐在船头，沿河的风景，让他看得陶醉不已，即将与舅舅家相见，使他心中溢满了喜悦和兴奋。长期被关在深宅大院中的沉闷被一扫而光，他仿佛自己就像长上了翅膀，也如天上高高飞着的那只雄鹰一般，无忧无虑，自由自在，可以随心所欲地在蓝天下逍遥自在地翱翔。

柴船在波光粼粼的河水中缓缓滑行，一直坐在舱中的吴槩主仆突然被船头吴敬梓的高呼声吓了一跳，不约而同同时伸出头去观看，见吴敬梓正站在船头，昂头张臂，望着天上那只盘旋的雄鹰发出阵阵高呼。二人见状才松了一口气，又同时缩回身去。

“少爷，”二椎问，“这敏少爷怪吓人的，什么事也没有就这样一个人喊叫起来，是不是有什么病啊？”

“屁话，闭上你那个臭嘴，少爷什么病都没有。”

“那为什么平白无故就这样大喊大叫？”

“你不懂。”

“我是不懂，可是也不单是我一个人讲，别人家也都这么讲。”

“别人家？往后你少管别人家的事，无知无识的？敏少爷这叫做豪情，又叫兴，你懂不懂？对你讲也是白讲。这样说吧，书读得多

了才能有豪情这东西，它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，比如过去像李太白，像秦少游什么的，你总该知道吧，就是有豪情的人，一般人都比不了，只有他们才能做出好文章写出好诗来。好了，讲了这些对你也是白讲，我倒忘了，你这死脑瓜子一天到晚只知道吃喝拉撒，笨鹅一个。”

“这我知道，不然你们也不叫做主子，我们也不叫做下人了。”说完想想还是不明白，又问，“豪情到底能有什么用？看来看去还是像失了魂似的？”说着又伸出身去舱外，捉摸不透地干瞅着敬梓少爷。

襄河从白衣这儿拐了一个大湾，柳老爹的船靠了南岸，三人下船上了岸，柳老爹的船继续摇橹向西北石沛集而去。

离岸朝南两箭地就是红土山，全椒的人不但把前后远远连绵的大山叫做山，也把丘陵地高出地面虽只有二、三丈的土丘也称做山。晌午的阳光照在红土山上，使大部分红山在阴处呈现得像污血般的暗红色。一条小河沟弯弯曲曲地由西南方逶迤而来，从红土石边擦身而过汇入了襄河湾。要顺着这条小河沟再前行二里地，就是少爷老舅家居住的那个村庄了。

三人登上红土山，阳光下，远远地看见小村子横躺在小河北边，吴敬梓一眼就看见了高大的老榆树，在四间草舍前土墙围着的庭院中冒出来。那儿住着他那一对慈祥可亲的老舅父母。

这儿是他的童年，充满着他的许多温馨的回忆：不论是夏天的夜晚，暗蓝天幕下无数闪动着的遥远而充满神秘的星星，伴随着一片永不停歇的蛙的鼓鸣；还是白天，总响着长嘶不歇的蝉鸣；稻场上空无数旋飞着的蜻蜓会突然停在半空，似乎要逗你一下又突然地离去；或者是大雨过后，小河沟中湍急的流水中，到处窜动着小鲫鱼；或者还有那雪后满世界银白耀眼的被盖上，到处是无数小兽和野兔留下的杂乱的脚印。有无数个夜晚，朦朦胧胧中舒服地躺在舅妈的怀中，听舅妈哼唱着唱那首《小板凳》的歌：小板

凳，靠锅根，我是舅舅亲外甥。我是外公龙宝贝，我是外婆小命根。舅妈留我过新年，舅舅吓得不吱声。想到这儿敬梓笑了起来，好像舅舅从来都没有被吓得不吱声，倒是喜滋滋的高兴得很。这儿的每时每刻到处都充满着无数生命，充满着活力，充满了温情。这个世界是县城那个高大围墙环起来的地方永远不能相比的。

在以往的岁月中，每次到这儿来，总是由父母带着而来。而这一次却是自己跑来了，这在少年吴敬梓心上所引起的感受是全然不同的，有一种朦朦胧胧的骄傲伴随着兴奋和温馨，使得他时不时地由不得想张臂高呼。

三

当跨过小河沟上的那座小石板桥，临近那个熟悉的院落时，一条小黑狗猛地从半开的门楼中窜了出来，兴奋地吠叫着扑上前来，快活得不知哪头是好，绕着两位少爷摇着尾巴乱窜乱转。临近门楼，又猛地欢快地叫着窜了进去。

进入院门，舅父舅母已迎出堂屋门外，见了他们又惊又喜。舅妈只是发出一声轻呼：“我的妈哎！”高兴的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没等抹过脸，屁股也还没有落坐，舅妈上来又是摸又是捏，一句句问话一个接一个，“我呀，穿这么点冷不冷？”“我呀，看你走一头汗，累不？”从怎么来的，一路问到两人府中老爷们太太们少爷小姐们，也只差猪啊狗啊猫啊的一时尚顾不上问。舅舅插不上话，只是在旁边看着笑，瘦脸上一笑起来原来就宽宽的嘴显得更宽了，似乎脸上又平添了一些皱纹出来。舅妈说起话来，不但亲切，原本音调分外好听，在太太中无人比得，把个一旁还是头回来的二柱子看得犯了傻，悄悄拉拉他小少爷袖膀偷偷说：“这位舅太太说话真比唱戏还好听，实在没的找。”